

我与汉置徐闻县治考古

——发现汉置徐闻县治址和徐闻港址的回忆

鍾绍益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，徐闻县于西汉武帝元鼎六年（前111）置县，至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。该书又载，当时的徐闻港，是我国通往东南亚、中近东、大洋洲等地区的最早和最近的始发港。更罕见的是，自汉至唐一千年间，汉徐闻县城，既是徐闻县治，又是这一时期的历代（东汉除外）郡级政区的治所。^[1]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外贸中心于一城，何等重要，何等繁荣！然而，这一岭南的文化遗址，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一直未能勘查出来，致使遗址失去了保护、开发和利用之机。1973年冬至1974年春，广东省博物馆徐闻考古小组到徐闻考古。当时，笔者与徐闻县文物考古工作者，及一些外县来的文化干部参加调查工作。自觉任务艰巨而光荣，非常高兴。考古小组领队吴振华对大家说：“这次到徐闻考古，通过发掘汉墓、野外考古调查，寻找汉置徐闻县治和徐闻港遗址，为毛主席的外交路线服务。”工作目标明确的。

考古小组在徐闻东起红坎村西至华丰岭的琼州海峡北岸地带，发掘汉墓51座。又用一个月时间进行野外考古调查，从徐闻县东北的外罗港起，到县西包西港止，沿琼州海峡北岸步行勘查，一共踏勘调查了13个港口。此外，考古小组还到海康县的企水、流沙港，廉江的安铺、营仔港做比较调查。

我们正在热望徐闻考古小组发表考古报告，了解汉置徐闻县治及徐闻港口遗址（简称“两遗址”）在什么地方？1977年7月25日考古论文《广东徐闻东汉墓——兼论汉代徐闻地理位置和海外交通》在《考古》上发表。给人们的答复是：汉徐闻遗址“在琼州海峡中部偏西的海边”^[2]。这个回答人们是不满意的。但笔者认为有重要收获：（一）提出今徐闻琼州海峡北岸地带，是西汉时期人口稠密、经济发达的地方；（二）排除了汉徐闻县在海康县的可能性，肯定它在徐闻县境，且定在县中部偏西的海边；（三）指出“从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来看，徐闻县城应是个港口”^[3]，把两遗址连在一起看问题；（四）为徐闻县培养了一小批文物考古工作者。1974年秋至1989年，省博物馆在徐闻没有重大考古任务。1981年，全国开展文物普查，笔者被安排去了高州、电白两个县，没有到徐闻。1984年文物普查工作结束，汉徐闻县治遗址问题没有新突破，深感遗憾，心里不安。笔者自信有独立进行野外考古调查的能力，于是要求到徐闻调查。

1987至1988年，笔者数次下徐闻，同该县热心文物考古工作的邓开朝、王孝、吴凯、黄堪峰等一起研究汉徐闻遗址的考古调查问题。我们决定以港口及其附近的汉代文化遗址为重点，在琼州海峡北岸偏西地段的港口开展考古调查。以下只简述考古调查三个古港的情况：

1. 新地港。新地港位于今徐闻西南迈陈镇以南5公里处，有一条溪水自北来流入港口。新地村是个有625户，3020人的大村，临港居住。发现有汉代印纹陶器残片，印纹砖、瓦残片。附近的港头村北，发现有汉墓。港东西长约2500米，南北宽约500米。退潮时全部干露，涨潮时水深有2米左右，船只不能通行。新中国成立后辟为大盐场。港口一字形向南摆开，东南西三面都无天然屏障，船避风条件差，水域又浅，无汉代建筑遗址发现。即使2000年前水域情况良好，也难以成为主要港口。

2. 华丰港。华丰港位于徐闻县大黄乡华丰岭以南。白鹤山溪从北流入华丰坑，出华丰港。我们从溪的发源地嘉乐园起步考察，南面都是丘陵地带，之后到了据说是唐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记载的侯神岭。此岭比一般岭高大，其顶略平，范围也不小。岭北发现两座汉墓，岭南有塘一口，附近的村落遗址一处。未发现汉代建筑遗迹及汉代陶瓷片，也找不到所说的讨网村遗址。港北依华丰岭，东南傍南山湾，西与新地港相接。东西长约300米，南北宽约1500米。航船进出方便，气势不凡。但天然地形不好，东南西三面均无天然屏障，避风条件差。退潮干露，大部分已被开发为盐田。虽然华丰岭西北有较大的汉墓群发现，岭东南麓又发现可观的两汉时的典型陶瓷遗物，但未见有显示汉徐闻县治建筑遗迹、遗物发现。

3. 三墩港（那黄港）。三墩港位于徐闻县五里乡二桥、南湾、仕尾、南山上、南山下五个村间。有那涧溪水从北来流入港。据明代《雷州府志》载，宋代以前其港深入到今南山洋内。宋代建那黄石桥，将港截断，分港为内外港。桥外港即今之三墩港。“大跃进”时为筑跨港大堤造水田，把海水堵于大堤之南，港北干露，辟为农田。现按古港面貌调研，当称那黄港。

首先调查那黄港口。我们登上港北12公里，海拔145米的石岭，南望港口的地理形势。见一个约2000多米的长大岬角，从北向南伸入琼州海峡中。其北部高大（坐落着二桥、南湾村），中部狭矮，南部高长（坐落着仕尾村），全形呈马鞍状。大岬角东侧为那黄港，西侧为港头港。那黄港之东侧为一带较高坡地（坐落着南山上、南山下村）。港之北侧为小丘陵地带。港口正南面，列竖三个小岛，独如三扇大门，非常壮观。退潮时，我们坐小船登上港口最西边的小岛第三墩，察看港口水域，航道深浅，船只进出港门，并了解潮汐情况。我们认为，那黄港是天然的优良港口：

天然的避风良港：那黄港东西北三面，都有很好的避风天然屏障。就是正南面，也有三岛竖立，有顶大风、破大浪的重要作用。那黄港是天然有保护船只安全作用的避风良港。

天然的贸易良港：那黄港口傍三岛，东西宽约3000米，南北纵深约3500米。泊船容量大，港面水域广，水位深，又有东西港门，船只进出方便。现在外港涨潮时，仍能通行200吨级以下船只，能泊船于跨港大堤南边避风。那黄港是天然的贸易良港。

天然的军港：那黄港门，东面有南山角，西面有仕尾角，两角均凸出海中，相隔海面

600米，相守相望，是重要的军事据点。明、清两代在两角处建的炮台遗迹，依然存在。南山上、下两村和二桥村后岗、仕尾岬角顶部，有广阔的驻兵练武场地（当地居民称这为“跑马场”）。特别是港口的海上三岛，是古代楼船水师最好的驻守和出击基地，所以说，那黄港也是天然军港。

天然的淡水供应港：那黄港北有那涧溪流入港。我们从溪发源地北草岭下沿溪东南行，察看溪流。溪旁很多涓涓泉水喷出，虽时值冬季，水流仍很旺。据地方志书载，溪的中游有水昂塘，塘内外有涌泉数眼，喷水大如盆，乃县内最大涌泉，大旱之年喷水如常，灌田千余亩而不受旱。有这条溪的淡水，保证了船只、居民的淡水供应。那黄港是天然淡水供应港。

其次，调查港口周围地表的文化遗产、遗迹。大岬角的中部和北部，地势较高，形成两个台地，扼控全港地形大局。第一台地在二桥村北（也称后坡），海拔约30米，东西宽约500米，南北长约600米，面积约30万平方米。发现地表有汉至唐的陶瓷片不少，但以汉唐的居多。台地的两侧是港头港。有面像墙壁一样的壁垒，由北向南深约500米，高约6-8米，疑与古城基有关。台地南面有以垒石堆土筑成的基地。从隐隐约约的基址观察，是个山寨城址。土石基残高0.6-1.25米，残宽3.5-6.8米，实测南北长95米，东西宽85米，周长360米，面积8075平方米。第二台地在第一台地南边，海拔约25米。南北长约400米，东西宽约300米，面积12万平方米。现为二桥、南湾村居住地，村民房屋覆盖了遗址。但在当地工作人员的配合下，入村串巷宣传来意，请人带领寻找，不厌其烦耐心搜集汉代陶瓷残片，结果在两村采集到具有汉代特点的砖瓦片不少。如外饰绳纹、内有乳点纹的板瓦片，方格纹加戳印的陶罐片，也有饰方格纹砖等。这些都是汉代早期遗物。还有采集到的瓦片纹饰有多种绳纹板瓦片等。毋庸置疑，这些都是汉代遗物。瓦、砖建筑材料遗物这么多，令我们惊喜。但是采集到和见到的，都是地表上的文物材料，不能因此满足。我们考虑要挖两个探坑，可是我们从来都是穷考古，只有差旅费开支，没有发掘费。后来想起很多村民说过，他们建屋掘墙基常掘出古砖、古瓦的事情。于是作为一项调查内容深入调查了解。笔者分别到过村民梅吉魁、谢陈玉、潘家连家座谈。他们除说了自己建屋掘出汉砖、汉瓦外，还举本村其他人掘墙基也挖出古瓦的事例。综合调查统计显示：二桥、南湾两村面积约12万平方米，共住184户，939人，户户地下都挖出过汉砖汉瓦。

大岬角之末段叫仕尾角。因大岬角中部有一小段狭矮，凸起的仕尾角成为这个港口的咽喉，特别令人关注。它海拔约25米，南北长约500米，东西宽约150-200米。其最南端叫仕尾角，这里很可能是古代军事要地。仕尾村（81户，433人）在它的东侧。它顶部平缓略斜，大多数地表的文化层都被掘掉，开锄就见原生土，没有文化遗产。西北临海处，仍保存文化层，上层见有唐代莲花瓣残瓦当和瓦片，下面是汉代文化层。证明汉唐时代在这里都建有房屋。在仕尾村北背处，有就地取大石为材，雕琢成的大石器具，群众称为“饮

马槽”“上马凳”。看来似唐代文物，必须保护。

综合调查情况表明，二桥、南湾、仕尾采集到的文物，汉、南朝至唐的各时期均有，但以汉代的占绝大多数。至关重要的是，二桥、南湾村地下存在大量的汉代残砖、残瓦建筑遗物，这引起我们的思索。汉徐闻的县名自西汉至南朝齐永明都不变，它的治所也没有迁徙的记载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：“自合浦徐闻南入海，得大州，东西南北方千里……”

^[4] 笔者的理解是自合浦郡徐闻县徐闻港向南海航行，可到大州（今海南岛）。可见合浦郡与徐闻县同治一处；徐闻县与徐闻港同在一地；徐闻县治就是徐闻港。接着《汉书·地理志》又载：“自日南障塞，徐闻、合浦船行可五月，有都元国……”^[5] 这里说的徐闻，也是指这个徐闻港口。那时徐闻是西汉王朝出海远航的始发点，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。所以说，徐闻港是我国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始发港。我们经过分析、认识、推断后认定，第二台地即今二桥、南湾村，是汉置徐闻县治遗址；这也与地方志书记载“县西南三十里讨网村，即旧县地，前临海，峙三墩，中有淡井，号龙泉”^[6] 吻合。于是笔者极为兴奋，1988年12月22日执笔写成《汉置徐闻县治被勘明》一文，被《中国文物报》1989年6月19日发表。这是国内首次关于汉置徐闻县治及徐闻港遗址地理位置的报道，受到考古专家和考古工作者的关注。1990年5月31日，广东省文化厅原副厅长、考古专家徐恒彬，率省文博考古专家到二桥村调查汉二桥遗址考察，笔者陪同他们前往。他们看到不少汉砖，徐副厅长还亲手采集到一个完好的“万岁瓦当”。1993年10月-11月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队对二桥汉遗址进行正式发掘。发掘报告说：“徐闻县汉代二桥遗址是广东所发现的10处汉代建筑遗址之一，又是4处出有瓦当的重要遗址之一，应属于县级以上的建筑遗存。”^[7] 上述遗址复查和发掘的事实证明，笔者13年前对二桥汉徐闻遗址的推断是科学的、真实的。

最后要说的是，发现徐闻汉代二桥遗址的新闻报道，是1989年6月19日见报，而不是一些资料或文章说的1990年5月，或1993年10月；发现者是湛江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和徐闻县的考古工作者，而不是别的单位和他人。在此说明，以免误传。

注 释：

[1] 《读史方輿纪要·广东五·雷州府》。

[2][3] 何纪生、吴振华：《广东徐闻东汉墓——兼论汉代徐闻地理位置和海外交通》，《考古》1977年第4期。

[4] 《汉书·地理志第八下·粤地·中段》。

[5] 《汉书·地理志第八下·粤地·末段》。

[6] 王辅之：《徐闻县志·輿地·古迹·龙泉淡井》。

[7] 崔勇：《徐闻二桥村汉代遗址与汉代徐闻港的关系》，《岭南文史》2000年第4期。

作者：鍾绍益，广东廉江人，从事文博工作四十余年，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，湛江地区（市）博物馆资深馆员，田野考古专家，离休干部。